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十九

南菁書院

論語正義九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泰伯第八

集解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

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

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

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正義曰鄭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

仲雍次子季歷泰伯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

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

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

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
案左僖五年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
虞仲即仲雍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命立己為嗣也史記周本

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
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
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
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
伯曰文王此文即鄭氏所略本也韓詩外傳云太王賢昌而
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
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
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
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
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
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
能承志矣論衡四諱篇太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
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
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社稷宗廟之
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二說亦漢儒所傳與鄭氏異案太
王薨後季宜攝主斷無置喪事國事於不問而往吳告伯仲
之理設使伯仲俱不隨季而歸將季遂偕逝乎抑將受伯仲
之讓獨自歸乎外傳之言於是爲疎矣太王歿太伯若以奔
喪反國則本爲適長理應嗣立羣臣何敢興立季之議且後
既反國則其始之採藥荆蠻夫何爲者論衡此義亦爲未達
汎觀諸說惟鄭爲允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
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觀此則知

王季恭兄之誼必有非尋常人士所及者友愛如太伯固早
 知之知其父歿遜位季必不受故因太王病而託采藥以行
 及太王沒季歷赴之必屢促之而太伯決然不返及免喪之
 後文身斷髮從荆蠻之俗太伯世家言荆蠻義之從而歸之
 千餘家立爲國主勢不容復返故季不得已而受讓耳傳世
 稱之是謂載錫之光當時民雖無稱而歷世久遠夫子猶歎
 爲至德則亦王季厚明之所致矣其云三讓之美隱蔽不著
 者案孟子云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則凡讓國者或出
 於好名之念惟太伯以讓之故幾不得爲子故其美隱蔽皇
 疏引范甯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太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
 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祭祀不葬之以禮三
 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葬之以禮三
 讓也此卽鄭君所云隱蔽不著之義也隱蔽謂其美非謂其
 讓蓋讓國之事其迹甚著不可得而隱蔽也晉孫盛著三讓
 論不解鄭氏隱蔽之旨輕爲譏彈又謂斷髮之言與左傳相
 背事爲不經不知端委治禮乃君吳後事其斷髮文身自在
 免喪後從俗之時兩事判然毫不相背辱身遜迹冀以遜國
 豈復以不經爲嫌凡此之論未足爲鄭難也至孫自立說則
 弃太子位爲一讓不赴喪爲二讓不養仲雍子爲已後爲三
 讓一讓二讓與鄭同三讓則孫氏臆測夫泰伯既君吳雖立
 後亦僅爲吳國之嗣於周何與而有此深思遠防哉此亦未
 爲得理也至范甯前釋以三讓爲季歷文王武王以武王始

得天下故也然使當時更延數世甫有天下豈得一併計之
是又以文害辭矣又案鄭本周紀謂文王有聖表故太王欲
立王季以及文王此自冀興其國之意非有所覬覦於天下
也太王始居邠及狄人侵之去之曾不啻敝屣而謂有所動
於天下之念豈其然乎然而夫子必言泰伯以天下讓者何
也曰此自美泰伯之德大言之耳明泰伯嗣周能有天下也
荀子正論篇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孟子公孫
丑篇言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即此義也其德能有天下而讓之人是謂以天下
讓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莫難於泰伯及周之服事
若禹雖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弟子記此篇以論泰伯始不
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若夫仲雍偕兄遜國亦是至德此不
及者表泰伯則仲雍可知釋文得本亦作德鄭此注即作德
見後漢丁鴻傳注邢疏引鄭作得誤也又丁鴻傳論及劉祐
傳引經前作德皆是段德為得○注泰伯至德也○正義曰
注言昌必有天下故泰伯讓於王季是泰伯有利天下之心
且讓迹甚著復不得言其讓隱此皆注說之誤至渾言三讓
不分節目亦尚可通金履祥通鑑前編儀禮三遜謂之終遜
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閭
氏若璩四書釋地取之即此王注義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注蕙畏懼之貌言慎而不

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

絞絞刺也

正義曰恭慎勇直皆德行之美然無禮猶不可行曲禮所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云人有禮則安

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與此言勞

憊亂義近

○注憊畏懼之貌○正義曰廣雅釋言憊慎也王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人言善而色憊焉近於不

說其言荀子議兵篇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荆法志作鯁蘇林注云鯁音慎而無禮則憊之鯁鯁懼

貌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猓猓而發悸並字異而義同案鄭注此云慤質貌與畏懼義亦相近○注絞絞刺也○正

義曰絞者兩繩相交之名故引申為乖刺之義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下篇云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韓詩外傳堂

衣若以子貢言之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後漢杜根傳好絞直

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

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

正義曰舊說此與上文不相屬宜別

為一章故舊者故之為言古也舊之為言久也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其

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是也郭忠恕汗簡載此文篤
作竺說文竺厚也篤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篤為竺○
注興起至偷薄○正義曰興訓起見爾雅釋言君子指在位
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爾雅釋名釋親屬云親
視也言相隱視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爾雅釋親篇有宗族
母黨妻黨婚姻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為訓
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錄也下篇周公謂魯公曰君
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
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
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民化於上也緇衣云上
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此之謂也不偷薄者說文
云媮薄也偷與媮同齊語云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注鄭曰啟開也會子以

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孔曰此言詩者喻已常戒

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曰乃今日後

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

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曾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
之手故曾子呼弟子啟其手足以疾重預戒之也司馬彪禮
儀志下登遐三公啟手足色膚如禮是啟手足在既卒之後
曾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
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
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正義曰說文后
開也啟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啟論衡四
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諄離別
也讀若論語跖予之足作跖當出古論跖與諄音同義亦當
不與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跖與哆同哆開也開卽離別之義
揆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攣令展布之也鄭
君以啟爲開甚合古訓而以爲開衾視之未免增文成義又
說文啓視也廣雅釋詁同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啟與啓
同此亦得備一解蓋恐以疾致有毀傷故使視之也後漢崔
駰傳注引鄭此注有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二句就
義測之當在受身體於父母句下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不敢毀傷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
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曾子聞諸夫
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
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也又曰一舉足不敢

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注乃今至難矣○正義曰曾子知未
有毀傷矣患難謂刑辱顛隕之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

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

動容貌能濟濟蹢蹢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

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

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

此籩豆禮器正義曰宋石經避諱敬子作欽子敬子是大夫

也貌籩文段氏玉裁注頌即今之容字凡容言其內貌言其
外析言則容貌各有當故叔向曰貌不道容是也案言則曰

容貌動容貌是也案古有容禮晉羊舌大夫爲和容漢天下
郡國有容史又魯徐生善爲頌後有張氏亦善焉頌卽容也
亦散文兼貌言之也顏色者說文以顏謂眉目之閒色謂凡
見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聲容靜氣容
肅是也卿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曲禮玉藻及賈子容經
言之詳矣暴慢者毛詩終風傳暴疾也說文慢惰也鄙倍者
史記樂書鄙者陋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倍與背同荀
子大略注倍者反逆之名也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
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冠義云禮義
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
後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眾有美焉必有美
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眾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是
容貌顏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處故君子謹之子夏言君子
三變望之儼然謂容貌也卽之也溫謂顏色也聽其言也厲
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
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
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並與此文義相發
有司者有語辭司主也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也廣雅釋
言有司臣也鄭注士冠禮以有司爲士所自辟府史以下注
特性以有司爲士屬吏謂君命之士二者皆通稱有司據周
官籛人掌四籛之實醯人掌四豆之實則有司卽籛人醯人

之屬存者爾雅釋詁在存也釋訓存存在也孫氏志祖讀書
勝錄蕭山徐鯤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
頭陀寺碑庀徒揆日各有司存翫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
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
臣司存闕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
失其守益可以證矣案此訓在爲察故司存二字連讀自漢
後儒者孳生之義非其朔也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
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
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來吾語女君子修禮以
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
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
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傳聞略異○注孟敬子魯
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
釋文云捷本又作捷同說苑作孟儀疑儀是字○注此道至
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有三此文言道即禮也動容貌
謂以禮動之正義曰說苑謂以禮正之出辭氣謂以禮出之能濟
濟蹕蹕者曲禮言大夫行容濟濟士行容蹕蹕皆美盛之貌
也中論志學篇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
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驢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
也即此注義也集注以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屬在己者言與
說苑合亦通○注籩豆謂之登然則籩亦是豆特以用竹異其
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然則籩亦是豆特以用竹異其

名耳說文木器謂之椹從木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
注周官籩人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賈疏謂鄭依
漢禮器制度知之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
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此三代之異飾也異飾故異
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撓

注包曰按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注**

馬曰友謂顏淵**正義**曰不能與寡言人平時莫己若者也中

人或有有所不知不能故以大地之大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而聖
也中論虛道篇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
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眾人
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
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
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
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
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與此章相發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
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意犯而不撓是言其學能養氣
也韓詩外傳引顏子曰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即不撓之意鄭

注檀弓云昔猶前也曾子言時顏子已卒故稱昔者與孔子言今也則亡意同皇疏引江熙曰稱吾友言已所未能也○注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正義曰小爾雅廣言校報也校與校同中庸云不報無道○注友謂顏淵○正義曰知謂顏淵者以所言非顏淵不足當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謂曾元曾華曰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女哉知顏淵為曾子所甚服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

百里之命注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注大節

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正義曰

人部引作侂說文侂託俱訓寄而從人從言各有一義今經傳皆通用託字六尺之孤以古六寸為尺計之當今三尺六

寸六尺是幼少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為身短而孟子荀子咸言五尺為童也稱孤者無父之辭鄭注云六尺之孤

年十五已下周官鄉大夫之職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引鄭此注申之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之六

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
尺爲十五也此疏說鄭義甚明僚大司徒疏引此注謂年十
五脫已下二字當據鄉大夫疏補說文寄託也此常訓百里
者白虎通封公侯篇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
雨同也不可奪者說文奪手持佳失之也攷彊取也二字義
微別今經傳攷皆作奪君子者卿大夫之稱曾子言此人才
德能稱其位故重言君子以美之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
人也是釋文原本無人字臧氏庸拜經日記義疏曰此是君
子人與也又引繆協曰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
而均其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亦上有人字
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注攝君之政令○正義曰禮緇
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注謂政令也魯語諸侯朝修天子
之業命注命令也攝猶兼也代也言君幼凡政令皆臣攝治
之也或謂百里之命謂民命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禮
中庸注引孝經說命人所稟受度也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
之命謂民命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此義亦通○注大節至
傾奪○正義曰大節猶大事故注以國家社稷言之明此大
節所關在宗社安危存亡也能安國家社稷則不得以利害
移威武屈故知不可傾奪傾者覆也謂覆而取之也呂氏春
秋忠廉篇言忠臣之事君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
出生以徇之
卽此注意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彊而

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為己任不亦重

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注孔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

後已遠莫遠焉

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言士雖先未仕後或有爵位當任事也祭義

鄭注任所擔持也表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

勝也行著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

表記之文與此章互證惟勉於仁故士貴弘毅也三國志邴

原傳注引孔融曰仁為己任紓民於倉卒也是德被羣生為仁仁

爽傳論誠仁為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是德被羣生為仁仁

者性之德己所自為故當為己任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

已也所以成物也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

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言曰天也予將以斯道

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又述其意云思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故孟子稱為聖之任又謂伊尹與伯夷柳下惠皆

為仁仁者天德故仁為乾元易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即

仁也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

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天地之道皆是至誠故有不已之德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則天而行故於仁亦當無一息之閒故
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
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孳孳者不倦之意
是仁以爲己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孟子謂士志仁
斃而後已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孟子謂士志仁
義大人之事備此言士弘毅亦是謂士之志任重故貴能弘
道遠故貴能毅也○注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正義曰爾
雅釋詁弘大也毅勝也說文毅有決也

子曰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

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

正義曰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
傳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

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又王制言造
士之教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並自古相傳教學之法夫子時
世卿持祿人不由學進故學制盡失聖門弟子自遠至者多
是未學夫子因略本古法教之學詩之後卽學禮繼乃學樂
蓋詩卽樂章而樂隨禮以行禮立而後樂可用也大戴禮衛
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弟說之
以義而視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體者